

生卒年不詳，初名三變，字耆卿，崇安人。景佑元年進士，官至屯田員外郎。有《樂章集》。

八聲甘州

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。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。是處^①紅衰翠減，苒苒^②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。不忍登高臨遠，望故鄉渺邈^③，歸思難收。數年來蹤跡，何事苦淹留？想佳人妝樓凝望，誤幾回天際識歸舟。爭^④知我、倚闌干處，正恁^⑤凝愁。

① 是處，處處、到處。

② 苒苒，同冉冉，逐漸推移貌。

③ 渺邈，遙遠。

④ 爭，同怎。唸平聲。

⑤ 恁，這樣。廣東口語的「咁」，疑從此出。

宋王朝建國後，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，農村經濟有了長足發展。「自景德（真宗年號）以來，四方無事，百姓康樂，戶口蕃庶，田野日闢。」（《宋史·食貨志》）農村的安定蕃庶又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。隨着城鄉物資交流的頻繁，工商業得到較大的發展，也刺激了城鄉間的文化藝術事業，雜劇、舞蹈、音樂、雜藝、講唱、說書……不但出現於城市，也深入到農村。於是，在民間早有深厚基礎、又為文人學者樂於接受的詞，也進一步獲得更廣大的市場。那時不僅舞蹈需要詞，音樂需要詞，雜劇需要詞，講唱需要詞，連說書的藝人，也往往在開場時唱上幾段，在間歇時插入一闕，以顯示自己的文雅。至於酒筵歌席之上，祖餞離亭之間，詞曲更是少不了的點綴。這樣就當然造就了一大批詞的撰作者。

在這些撰作者中，烜赫著名的就有一個柳永。

柳永雖然也中過進士，做過屯田員外郎，但一生窮愁潦倒，經常「流連坊曲」，過着放浪的生活。所以他的詞多數還是寫給歌女或伶工演唱用的。這些歌兒舞女主要是集中在都市獻技，而三四流以下的角色卻在農村集鎮謀生，於是柳永的詞便首先在都市、繼而在農村流傳開來，乃至「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」，成為極有影響的作家。

有人說柳永的詞屬於市民文學。這自然是沒錯的。正因為他的詞多是應伶工歌伎之求而撰，所以在內容上，也大抵是描寫城市繁華、愛情邂逅、遊子行役、遠客思鄉

以及離筵別緒、妓女聲容之類，帶着濃厚的市民色彩。而伴隨着這些內容而來的，是柳詞的風格以及藝術手法，都不同於文人雅士之制，它是比較徑直袒露，也比較浮薄和淺近，愛用白描，時雜俗語。它不可能深婉，也不適用幽竊，更不應該晦澀，否則聽眾將會「望望然去之」。

話本中有一篇《眾名姬春風弔柳七》。說是柳永死後，每逢寒食節日，汴京妓女就到郊外集會，弔祭柳永。這個故事見於《古今小說》卷十二，其來歷很可能是話本的「宋元舊篇」。這個故事之所以流傳，顯然因為柳永對歌伎伶工有過卓越的貢獻，歌伎伶工們於是奉他為唱本的祖師爺，歲時致祭，相沿成風了^⑥。

我們如能用評價市民文學的眼光去看柳永的《樂章集》，那便不難澄清許多誤解，少說一些廢話。歷代不少評論家，對他「不是毀譽參半，便是毀多於譽，如清人劉熙載說他「惡濫可笑者多」。馮煦說他「好為俳體，詞多嫫媿」。不知市民文學從先天便帶來了這個「胎記」，我們沒有必要拿看待文士詞的眼光去看待柳詞。

在兩宋，一定還有同柳永一樣專門為歌伎伶工撰寫台本的文人，可惜其人大都失傳，即有，亦難以確指。我就疑心那個被稱為「杜郎中」的杜安世，便是其中的一人。可惜是「史闕有間」，只能從他現存的作品內容、風格加以推測，此外便找不出更多的證據了。

本來這些人物最容易遭到埋沒。柳永之所以能夠不受正統派文士的抹殺，除了因

後者也常寫些「詞多嫫媿」的東西，無法專責前者之外，恐怕主要還在於柳永雖然「涉俗」，卻又能雅。連蘇東坡也不能不承認，「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」數語，不減唐人高處（見趙令時《侯鯖錄》）。可見當時即使有人想加以抹殺也是無計可施的。

《八聲甘州》是柳永名作之一，屬於遊於思鄉的一般題材，不一定是作者本人在外地思念故鄉妻子而寫，據我看，為了伶工演唱而寫的可能性倒還大些。然而，對景物的描寫，情感的抒述，不僅十分精當，而且筆力很高，實可稱名作而無愧。

詞的開頭，「對瀟瀟暮雨灑江天，一番洗清秋」，就給人以強烈的節屆秋深之感。雨是暮雨，聲是「瀟瀟」，勢頭又是「灑」，而背景是「江天」，卻又着一「洗」字，於是這「清秋」便在暝色暮雨中涼沁沁地出現了。句中的「洗」，是個精選的字眼。清秋不是季節帶來的，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出現的，它是「洗」出來的。一場涼沁沁的暮雨，把秋天給洗出來了。這就給人強烈的印象。

從這個「洗」，我們可以看出，柳永的作品絕不是隨筆揮掃的，他倒是不肯放過一個重要的字眼。「洗清秋」的「洗」，和杜甫「萬里風煙接素秋」的「接」，劉兼的「寒菊年年照暮秋」的「照」，李中的「一城砧杵搗殘秋」的「搗」，都是很有氣氛的。「洗清秋」當然也有來歷。韓愈《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》詩：「長安雨洗新秋出，極目寒鏡開塵函。」早已用過了。金代詩人段成己有《中秋》詩：「萬籟聲沉暮靄收，長河瀉浪洗清秋。」怕也是從韓愈或柳永句中得來的。

⑥ 宋曾敏行《獨醒雜志》：「（柳）既死，葬於棗陽縣花山。遠近之人，每遇清明，多載酒餽，飲於耆卿墓側，謂之弔柳會。」棗陽縣在湖北。又據清王士禛《帶經堂詩話》：「柳七葬真州仙人掌，僕嘗有詩云：殘月曉鳳仙掌路，何人為弔柳屯田？」真州即今江蘇儀徵縣。傳說紛紜難辨。

接下去，「漸霜風淒緊，關河冷落，殘照當樓」，進一步將「秋」字逼緊。緊隨秋雨而來的，是挾着霜氣的西風。由於霜氣，所以它比一般秋風不同，它是淒涼的，那淒涼還分明有一股緊逼着人的力量。「關河冷落」，又推出一個大景。這冷落因霜風而來，這霜風卻又把剛才的暮雨吹散了。於是，重露出一輪紅日，把它的殘光斜斜射入城樓之中。這時，人們便可以看到有人正站在城樓之上，放眼遠處，心頭湧起一派秋情，眼底出現一片秋色。句中「殘照」固然呼應上文的「暮」，更重要的是引出「當樓」，也就是引出樓上的人。有了這人，全部秋景都染上人的感情，不再是自在的事物了。

這三句，蘇東坡讚賞為「不減唐人高處」；清人劉體仁則認為與「敕勒川，陰山下……」那首北朝民歌同妙（見《七頌堂詞繹》）。都是感覺到它的氣象闊大、境界超妙，在詞中十分難得，而且寫羈旅之情，則更為難得。即便說，這三句是從李白《憶秦娥》：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和殷仲文詩：「風物自淒緊」變化出來，那也是化用得很高明的。

「是處紅衰翠減，冉冉物華休。惟有長江水，無語東流」——從文勢來說，上句是一瀉直下，下句則是重新振起。在秋雨秋風中，一切紅的綠的都已黯然失色，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把美好的景物一步一步推向消亡。可是，滔滔泱泱的長江卻仍舊無盡地奔流着。作者下了「無語」二字，不知是道出天地的無情呢，還是描畫大江的遠闊，

抑或認為長江對於這蕭瑟的秋氣也感到悲哀呢？恐怕都有一點吧！

「長江無語」，是融景入情。長江東流，不可能沒有一點聲息，然而詩人有意撇開它那聲息，反來強調它的「無語」，主要還在於顯示大自然的「無情」。因為「紅衰翠減」本來便已引起遊人的悲涼之感，但這悲涼只是人的感覺，無情的江水卻絲毫也不加以理會，正因江水無情，就使登臨的遊子倍覺難堪。

歇拍至此已將遊子的感情曲折傳出，於是在轉入下片時，便如水流花放，自然湊合。

下片轉入抒情。

正面點出是遊子思鄉。本來「不忍登高臨遠」，因為怕引起鄉愁，但又終於要登高遠望。可見心情矛盾，已到了無法自制的程度。而遠望之後，那「歸思」（要趕回家鄉的念頭）卻更加難以收拾。行文一起一跌，忽揚忽抑，把遊子的曲折心情，寫得異常真切。

下面用一「歎」字進一步挑動感情。年來的「蹤跡淹留」，當然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。比方說，因為外出謀生，卻總是百事無成，所以有鄉也難回返；比方說，為了考取科舉功名，卻不幸落第，愧無面目回見鄉中父老；又比方說，出外謀求一官半職，卻遷延時日，迄無成就，自然難以回家。可是，作者卻故意用了「何事」二字，好像不回家鄉是不成理由的。其實那苦衷是不用明說，改用反問的語氣，更富於含蓄。